求闕齋弟子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十一

東湖王定安纂

哀榮上

國史館列傳

曾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升侍講充四川正考官文淵閣校理二十四年充教習庶吉士轉侍讀二十五年歷遷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六年充

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七年
大考二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八年稽察中書科
二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三十年
文宗登極國藩奏言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
作育而激揚之則賴
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
廢一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
通病曰敷衍曰顢頇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為
將來一遇艱鉅
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

臣愚以爲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從事於學術
又必
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
聖祖登極後勤勤學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召見廷臣輒
與往復討論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康熙末年偉才大抵半
皆
聖祖教諭成就之
皇上春秋鼎盛正符
聖祖講學之年臣請俟二十七月後舉逐日進講例四海傳播
人人向風召見臣工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

模稜罷輭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轉移之道也內閣六部翰林爲人才薈萃之地內而卿相外而督撫率出於此

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堂官所謂培養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於司員一言嘉奬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成案也雍正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誨

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去稂莠保舉猶灌溉也

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時常到署猶農夫

日在田間乃熟稼事今各衙門堂官多

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員伞不識面

譬之嘉禾稂莠雜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

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

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倘有未盡者哉

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廿年不得補缺終身不得主稿內

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而

堂官多直

內廷本難分身入署又或兼攝兩部管理數處縱有才德俱優
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顧又烏能達
天子之知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
愚欲請
皇上稍為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官不入
內廷者令日日到署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
內廷者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
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小知某也才某也大受不特屬官
優劣粲呈即長官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
同往來

聖主之胸中彼屬官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舊章
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柟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養之方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
旨本無才猷可見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
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
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亦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無一言及

主德隆替無一指彈大臣過失一時風氣不解其所以然
本朝以來臣言
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
高宗袁銑以寡慾規
大行皇帝皆
優旨嘉納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鵬劾李光地後
四人皆爲名臣至今傳爲美談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
朝者也
皇上御極之初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忭舞
感泣然猶有過慮者誠見

皇上求言甚切諸臣紛紛入奏或條陳庶政頗多雷同或彈劾

大臣懼長攻訐臣愚願

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亦不生厭斁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抄而已此外則但見有益不見有損今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若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此考察之法也奏入

諭稱其剴切明辨切中事情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國藩條陳日講事宜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二講官員數三每日進講員數四講官應用何項人五定保舉講官之法六進講之地七進

講之儀八進講之時九所講之書十陳講之道十一覆講之法十二纂成講書十三講官體制十四進講年數下部議格不行六月署工部左侍郎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充武闈正考官二年署吏部左侍郎充江西正考官丁母憂回籍粵逆起犯湖南圍長沙不克陷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江南大震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特命國藩會同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搜剿土匪時塔齊布尚以都司署撫標參將國藩奏稱其奮勇耐勞深得民心並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請

旨獎敘專令督隊剿賊會賊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縣相繼

淪滔

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剿匪著有成效

諭令馳赴湖北剿賊國藩以爲賊所以恣意往來者由長江無官軍扼禦故也乃駐衡州造戰艦練水軍勸捐助餉四年正月督師東下與賊接戰岳州又戰靖港皆不利得

旨革職仍准專摺奏事時國藩已遣楊岳斌彭玉麐與塔齊布合擊賊湘潭大破之復其城賊退踞岳州七月國藩攻克之燬其舟賊浮舟上犯再破之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自城陵磯二百餘里剿洗淨盡

賞三品頂戴九月復武昌漢陽盡焚襄河賊舟

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
賞戴花翎旋以國藩力辭
賞兵部侍郎辦理軍務毋庸署理巡撫國藩建三路進兵策奏
言江漢肅清賊之回巢抗拒者多集興國蘄州廣濟諸屬自巴
河至九江節節皆有賊船擬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興國大冶湖
北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蘄州廣濟自由江路直下與陸軍相
輔爲進止
上命如所請行國藩揚帆而下連戰勝賊蘄州賊來犯再破之
會塔齊布復興國大冶時賊以田家鎮爲巢穴蘄州爲聲援自
州至鎮四十餘里沿岸築土城設砲位對江藉擊橫鐵鎖江上

以阻舟師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賊駐守舟檝往來如織國藩計欲破田鎮當先奪南岸十月羅澤南大破賊半壁山克之國藩部署諸將分戰船四隊一隊扼賊上犯二隊備爐剪椎斧前斷鐵鎖賊發船護救三隊圍擊之沈三艘賊不敢近須臾鎔液鎖斷賊驚駭失色卒舟遁四隊駛而下追及於鄔穴東南風大作賊舟不能行官軍圍而焚之百里內外火光燭天浮尸徹江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鎮富池口營壘蘄州賊遁是役也斃賊數萬燬其舟五千遂與塔齊布復廣濟黃梅孔壠口小池驛上游江面肅清進圖九江十二月

上以國藩調度有方

賞穿黃馬褂
賞狐腿黃馬褂白玉搬指白玉巴圖魯翎管玉靶小刀火鐮各一國藩遣水軍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餉道大小十餘戰銳卒二千人陷入鄱湖爲湖口賊所扞水軍分爲兩五年賊竄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戰失利越數日大風復壞舟數十國藩廼以其餘遣李孟羣彭玉麐及胡林翼所帶陸師回援武漢親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軍連破賊姑塘都昌進攻湖口大敗之七月塔齊布卒國藩馳往九江兼統其軍入月水軍復湖口九月補兵部右侍郎九江不下國藩以師久無功自請嚴議

上諭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後雖未能迅即克
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六
年賊酋石達開竄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省城遣彭玉麐統
內湖水師退駐吳城以固湖防李元度回勦撫州以保廣信諸
將分扼要地先後復進賢建昌東鄉豐城饒州連破撫州樟樹
鎮羅溪瓦山吳城之賊會同湖北援師劉騰鴻曾國華等大破
賊瑞州復靖安安義上高自江西達兩湖之路賴以無梗七年
正月復安福新淦武甯瑞昌德安奉新軍聲大振不一歲石逆
敗遁江西獲安曾國藩力也二月十八日丁父憂
上諭曾國藩見在江西軍務正當吃緊古人墨絰從戎原可奪

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
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回籍奔喪非所以遂其孝思著
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尋因請
終制
上諭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
鄂皖即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絰從戎數載以來戰功懋著忠誠
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
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納今該侍郎假期
將滿陳請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
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

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剿賊吃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効
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即
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
面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該
侍郎亦心事主即以善承伊父致忠報國之誠當為天下後世
所共諒也國藩復奏稱江西各營安謐如常毋庸親往撫馭並
瀝陳才難宏濟心抱不安奉
旨先開兵部侍郎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即行前赴
軍營以資督率八年五月奉
命辦理浙江軍務移師援閩閩匪分股竄擾江西遣李元度破

之廣豐玉山張運蘭復安仁時國藩駐軍建昌東南北三路皆
賊國藩計東路連城賊勢已衰閩事不足深慮北路景德鎮乃
大局所關又較南路信豐為重乃遣運蘭攻景德鎮蕭啟江追
剿信豐之賊九年啟江破賊南康克新城墟池江賊巢遂復南
安解信豐圍賊竄湖南將由粵黔入蜀國藩隨檄啟江馳赴吉
安援應湖南運蘭復景德鎮浮梁縣江西肅清餘賊竄皖南國
藩奏
命防蜀行至陽邏奉
諭以皖省賊勢日張飭籌議由楚分路剿辦國藩回駐巴河簡
校軍實因奏言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凶燄久衰徒

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迭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欲廓清諸路必先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滁和而後可去江甯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所必救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規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攻舒城一由商城六安規廬州南軍駐石牌則與楊岳斌黃石磯之師聯爲一氣北軍至六安州則與壽州之師聯爲一氣國藩請自規安慶多隆阿鮑超取桐城胡林翼取舒城李續宜規廬州奏入

上是之十年三月賊酋陳玉成犯太湖國藩分兵破之四月
賞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
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七月
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督飭楊岳
斌彭玉麐會國荃鮑超等水陸夾擊為逐層掃蕩之計先後復
黟縣都昌彭澤東流建德休寧徽州義寧悍賊數萬擾安慶久
不下會國荃多隆阿等圍之陳玉成來援諸軍擊走之拔其城
賊無脫者進復池州鉛山無為銅陵及泥汊神塘河運漕東關
各隘
賞太子少保銜

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

制國藩力辭

上不許諭曰前命曾國藩以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等省巡撫提鎮以一事權曾國藩自陳任江督後於皖則無功可敘於蘇則負疚良深并陳用兵之要貴得人和而勿尚權勢貴求實際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朕心深爲嘉許仍諭令節制四省以收實效曾國藩復陳下情言見在諸路出師將帥聯翩威柄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足見謙卑遜順慮遠思深得古大臣之體在曾國藩遠避權勢自應如此存心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未有成例曾國藩曉

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我
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豈
能輕假事權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仍歸節制該大臣
務以軍事爲重力圖攻勦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毋再固辭先
是賊圍杭州國藩迭奏援浙之
命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檄派張運蘭孫昌國等水
陸各營均歸調度以厚兵力並撥給錢漕釐金以清所部積欠
因奏稱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
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懇請明降
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

上以浙江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著曾國藩察看具奏並迅速保舉人員候旨簡放國藩奏言蘇浙兩省羣賊縱橫安危利鈍繫於巡撫一人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難期振作欲擇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爲相宜惟此時杭州被困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左宗棠救援於外俟事勢稍定乃可更動至江蘇巡撫一缺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遺缺道員李鴻章勁氣內歛才大心細若蒙

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至是杭州失守國藩復奏陳補救之策一擬令各軍堅

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皖南之徽州爲犄角之勢先據形勝扼
賊上竄左宗棠暫於徽衢信三府擇要駐紮相機調度總須先
固江西皖南邊防保全完善之地再籌進剿一請於浙江藩臬
兩司內將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調補一缺飭帶所部五六千人
赴浙隨左宗棠籌辦防剿可收指臂之助一浙省兵勇恃甯紹
爲餉源今全省糜爛無可籌畫懇
恩飭下廣東粵海關福建閩海關按月協撥銀兩交左宗棠以
養軍餉奏入
上皆如所請行同治元年正月
命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國藩奏言自去秋以來疊荷

鴻恩臣弟國荃又拜浙江按察使之
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
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
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微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
於臣家又前此疊奉
諭旨飭保薦江蘇安徽巡撫復蒙
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臣開列請旨封疆將帥乃
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預嗣後如有所知堪膺疆
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
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

除則不可盡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事隊之柄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尋遣將出擊走徽州犾港之賊復青陽太平涇縣石埭國荃會同水師復巢縣含山和州並銅陵閘䧢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貞幹復繁昌南陵破賊三山魯港

上以國藩前奏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再加恩而進國荃貞幹等職國藩駐安慶督師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設長江水師提督以下各官指授諸將機宜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國荃率師進圍金陵蘇浙賊酋李秀成等分道來援大小數十戰力郤之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洑洲長江肅清因淮南

運道暢通籌復鹽務改由民運奏陳疏銷輕本保價杜私之法

三年正月官軍克鍾山合圍金陵六月金陵平

上諭曾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立戰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迭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大功告蕆逆首誅鋤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

賞加太子少保銜錫一等伯爵并

賞戴雙眼花翎將士進秩有差時捻匪倡亂日久僧格林沁戰
歿於曹州賊勢日熾四年四月
命國藩赴山東一帶督兵勦辦捻匪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
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調遣國藩將赴徐州督師乃
招集新軍添練馬隊檄調劉松山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諸軍
會剿五月賊竄雉河集國藩駐臨淮關遣兵擊走之先後奏言
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
賊臣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爲老營及江蘇之徐州
山東之濟甯河南之周家口四路各駐大兵爲重鎮一省有急
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

呼吸相通時捻首張總愚任柱牛洛紅及髮逆賴汶光擁眾十數萬條分條合八月國藩遣銘傳敗之穎州賊東走曹州國藩檄鼎新力扼運河派軍馳赴山東助剿賊不能渡運遂南走徐州踞豐沛銅山境內九月國藩遣李昭慶鼎新敗之徐州豐縣賊復竄山東十月盛波銘傳敗之宿遷扶溝賊竄陷湖北黃陂五年正月國藩遣銘傳破之復其城任逆回竄沈邱將踞蒙亳老巢遣銘傳盛波擊之張逆分股入鄆城三月銘傳張樹珊敗之穎州周口尋賊合踞濮范鄆鉅間諸軍擊破之張逆趨單縣任逆走靈壁國藩駐徐州修浚運河以固東路五月遣諸將敗張逆於洋河王家林敗任逆於永城自三月北竄堅圖渡運徘

徊曹徐淮泗者兩月有餘迄不得逞於是張逆入豫任逆入皖國藩遣盛波大破牛逆於陳州敗任賴二逆於烏江河樹珊敗張逆於周口牛張二逆渡沙河而南任賴二逆亦竄渡賈魯河國藩以前防守運河粗有成效必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上至朱仙鎮扼守賈魯河因奏言河身七百餘里地段太長不敢謂防務既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以艱難而自畫不以浮言而中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俟河防辦成則令防河者與游擊者彼防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六月

遣松山張詩曰大破賊於上蔡西華賊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
汎地逸出東竄河防無成七月遣松山宋慶大破之南陽新野
九月銘傳鼎新破之鄆城運防賴以無恙國藩自陳病狀七月
上命國藩仍歸兩江總督本任以李鴻章代辦剿捻事宜國藩
請以散員留營自效奏言
朝廷體恤下情不責臣以治軍但責臣以籌餉不令留營勉圖
後效但令回署調理病軀臣屢陳病狀求開各缺若爲將帥則
辭之爲封疆則就之則是去危而就安避難而趨易臣內度病
體外度大義減輕權勢則可竟回本任則不可故前兩次奏稱
但求開缺不求離營蓋自抱病以來反復籌思必出於此然後

心安理得請開江督各缺目下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聯將帥之情誼凡臣材力所可勉精神所能到必當殫竭愚忱力圖補救斷不因兵符已解稍涉疏懈致乖古人盡瘁之義

上諭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具徵奮勉圖功不避艱難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湘淮各軍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致多過慮著遵奉前旨仍回本任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并免後顧之憂曾國藩俟奏

江督之繁斷非病軀所能勝任與其勉强回任幸

恩溺職不如量而後入避位讓賢籲請仍開各缺

上諭前因曾國藩患病未痊軍營事繁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以資調攝井因請以散員自効復疊次諭令迅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曾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無人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曾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己見著即懍遵前旨尅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專意剿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厪念國藩回任後六年奏稱製造輪船爲救時要策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以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一

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

從之七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十二月捻

匪平

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

十二月到京

賞紫禁城騎馬八年二月查明積欠大䧟地畝應徵糧賦請分

別豁減

從之三月奏直隸刑案積多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留設輔

一年以清積案

上諭稱國藩到任後辦事認眞於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挽敝

習者如所請俾收指臂之助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開單

具奏得

旨分別嘉勉降革以肅吏治時直隸營務廢弛廷議選練六軍

上諭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妥籌經理五月國藩奏言臣見內

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惟養勇雖

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有良法美意爲此練軍所當

參用者一曰文法宜簡勇丁樸誠耐苦不事虛文營規祇有數

條別無文告管轄祇論差事不計官階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

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及

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紮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

而前此所定練軍規制至二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
驟通而全記文法大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
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一軍之權全
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近來江楚良將爲統領時即能大展其
才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
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
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退人才總管餉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
羣下豈肯用命抑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制雖良將亦
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
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

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不訊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因口食不足自給每兼小貿手藝營生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底餉一兩五

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仍留本處於練營左近僱人營應點應操一遇有事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半尙安望其得力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即裁本營額缺練軍增一兵底營即減一兵無論底營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莫可少變積習此外尙須有酌改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淆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仍爲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

朝廷殷勤訓飭之意其未挑入選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善
爲料理未可聽其困窮驟壞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
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即以所節
餉項量發歷年底餉欠欵俾各營徵有公費添製器械旗幟之
屬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後或將當日之伍折七折八折
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家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即留底營者亦足
自贍營務或漸有起色而議輔練軍之議亦不至屢作屢輟事
同兒戲請
敕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尋
飭國藩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國藩奏言臣維用兵之道隨

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制勝之方異日狃之而反敗雖知陳迹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卽就紮營一事言之湘勇初出屢爲粵匪所破旣而高壘深濠先圖自固旋卽用以制敵淮勇繼起亦以深溝高壘爲自立之本善紮營者卽稱勁旅後移師剿捻每日計行路遠近分各營優劣曾無築壘挖壕之暇而營壘之堅否於勝敗全不相涉陝甘剿回貴州平苗亦不以此爲先務足知兵勢之無常矣然斯乃古來之常法終未可棄而不講臣愚以爲直隸練軍宜添學紮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爲率令兵丁修壘浚濠

躬親畚築以習勞勤不坐差車以慣行走增募長夫以任樵汲負重之事至部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臣意老營操演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帕首短衣以歸簡便凡此皆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臣前摺所請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日事權不壹則臨陣指麾不靈臣前在南中嘗見有巡撫大帥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撥數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能得士卒死力而江楚數省倖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往來指揮號令進退之人即平日撥餉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志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此然亦幸遇塔齊布羅澤南

李續賓楊岳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劉松山諸人或隸臣部或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偉績茍非其人權亦未可概施部臣所議得良將則日起有功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洵爲允當之論良將者可倖遇而不可强求者也嗣後直隸練軍統領臣當悉心察看遇上選則破格優待盡其所長遇中材則隨處防維無使越分庶幾兩全之道部臣復議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之效又言轉弱爲强不必借才於異地等語臣竊意就兵言之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客勇亦無願補違省額兵之志就官言之則武職自一命以上至提鎮皆可服官外省況畿輔萬方輻輳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

調來直不得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諸衆論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營之鎮將練本營之弁兵一曰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訪聞前此六年用本營鎮將爲統領者其情易通而苦闒營無振作之氣用南人戰將爲統領者其氣稍盛而苦上下無聯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振本營官或不勝統率之任當察其懈弛擇人而換之情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先添三千人稍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安詳勤愼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兵譚勝達勇敢素著志氣方新皆以本營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

楚漢以南將統之以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查驗實
在得力而後合併一軍此因論兵將相爭而擬目前添練之拙
計也至練軍規模臣仍擬以四軍爲斷二軍駐京北二軍駐京
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五千人請
旨交各衙門覆議先行試辦俟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奏定簡明
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奏入
允之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他省仿而行之營務爲之一振自
國藩始九年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
徒有牽涉教堂情事毆斃法國領事官焚毀教堂
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國藩奏言打毀教堂之案層見迭出而

毆斃領事洋官則爲從來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釁準情酌理持平結案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方尋奏誅爲首滋事之人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革職治罪因陳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戰夕和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

皇上登極以來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次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釁

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

不可偏廢八月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瀝陳病狀請另簡賢能開
缺調理
上諭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
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現雖目疾未痊但得該督坐鎮其間諸
事自可就理該督所請另簡賢能之處著無庸議十一月
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爲川鹽侵占
與湖廣總督定議與川鹽分岸行銷奏請武昌漢陽黃州安陸
四府專銷淮鹽安陸襄陽鄖陽荆州宜昌荆門州五府一州暫
行借銷川鹽湖南巡撫請於永寶二府試行官運粤鹽國藩復
力陳二府引地不必改運部議皆如所請十一年二月卒遺疏

入諭曰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
誠持躬清正由翰林院蒙
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間創立楚軍剿辦粵匪
轉戰數省疊著勛勞
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
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
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
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
齡長存恩眷茲聞溘遊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
士例賜䘏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穆

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於湖
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
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
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紀澤承襲
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尋
湖廣總督李瀚章安徽巡撫英翰署兩江總督何璟奏陳國藩
歷年勛績李瀚章奏略云國藩初入翰林即與故大學士倭仁
太常寺卿唐鑑徽寧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
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其過人
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為浮議所搖用兵江皖陳四路進攻之

策剿辦捻匪建四面蹙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英翰奏略云自安慶克復後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瘡痍培元氣訓厲僚若子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具舉至今皖民安堵皆國藩所留貽一聞出缺士民奔走婦孺號泣以遺愛而言自昔班臣湯斌于成龍而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何璟奏略云咸豐十年國藩駐祁門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初陷祁休大震或勸移營他所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賊至環攻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鮑超一戰驅之嶺外以十餘載稽誅之狂寇國藩

授任四年次第蕩平皆因祁門初基不怯有以奪賊胆而作士氣臣聞其昔官京師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才安慶克復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金陵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僧親王李鴻章左宗棠諸人皆自謂十不及一清儉如寒素廉俸盡充官中用未嘗置屋一廛田一區食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其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恒者曰不誑語不宴起前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點竄之批牘前年

同任感激

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有怠安負疚滋重公餘無督
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勵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源委無
不默識於心其患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鉅細必躬必親殫精
竭慮所致也
上諭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
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督平
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
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
堅忍卓絕曾不少移卒能萬眾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
小心終始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

誠克効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藎曾國藩著於安徽
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體建立專祠
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
試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給主事俟及歲時分部
學習行走何璟李瀚章英翰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眷念
勛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

奏疏

江蘇巡撫臣何璟跪
奏為督臣因病出缺暫委藩司代拆代行請
旨迅賜簡放並陳督臣歷年賢勞籲懇

恩施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接據江甯布政使梅啟照稟稱督臣曾國藩正月廿六日忽患手戰舌強似有中風之症延醫服藥旋發旋止仍視公事不輟惟醫者診脈均云心血過虧等情正馳念間旋於初八日接梅啟照續稟初四日申刻督臣前症復發兼患足麻即於是日戌刻出缺已由該司將各印信封存并於初五日將督臣遺摺由驛馳遞奏明請
旨簡放道缺鈔錄奏稿到臣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伏念大學士一等毅勇侯兩江總督臣曾國藩由翰林起家以大考受
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躋卿貳道光三十年在禮部侍郎任

內應
詔陳言屢攄讜議忠忱悱惻仰邀
嘉獎咸豐二年典試江西丁憂回籍旋以粵匪竄陷武昌奉
旨飭辦團練數年之間迭奉援鄂援皖援江西援浙援蜀之命
常在兵間
文宗顯皇帝硃批獎諭鑑其孤忠十年四月遂以兵部右侍郎
簡授兩江總督
欽差大臣
皇上踐阼之初倚任愈重同治元年元旦以克復安慶功
授為協辦大學士三年六月以克復金陵功

錫封一等毅勇侯其秉性之忠學術之正悉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俟微臣之覼縷其歷年戰功政績又有督臣
自具奏報及創定湘軍營制營規水師馬隊各章程內而咨存
樞府外而傳布各省亦無俟微臣之表彰此次因病出缺想
聖主篤念藎臣凡
賜䘏飾終之典自必渥荷
恩施亦無需微臣之縷瀆臣之所不能已於言者臣與曾國藩
相從日久相知頗深灼見其立功之偉胥本於進德之勤其生
平盡瘁報
國克己省身器識過人堅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覯即方古之

賢臣藎亦未遑多讓請敬爲

聖主陳之咸豐之初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練團殺賊無尺寸之
土地無涓滴之餉源餉之巨者丁漕關稅而職在軍旅不敢越
俎以代謀餉之細者勸捐抽釐而身爲客官州縣旣不肯奉行
百姓亦終難見信概係募勇又不得照綠營之例拔補實缺空
有保舉之名而無履任之實名器不屬激勵尤難方其初敗於
岳州再挫於九江兵殘不振窮且益堅迨江西困阸之時事勢
非順動多觸忤一錢一粟非苦心經營則不能得一弁一勇非
苦口訓誡則不能戰於困苦艱難之中立堅忍不拔之志卒能
練成勁旅剿平逋寇上慰

先帝在天之靈輔佐

聖世中興之業雖日疢疾可以成德術動忍可以增智能而艱

難創造之初固不敢自料有今日也逮咸豐十年初膺江督進

駐祁門正值蘇常新陷浙省再淪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煙稀

少軍糧則千萬難求轉運則一夫難雇自金陵以至徽州入百

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震江楚皆驚

或勸移營江西省城以保餉源或勸移營江干州縣以通糧路

而仍不出江督轄境曾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

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羣賊既至晝夜環攻飛砲雨集曾

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猶復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

直待鮑超率霆軍自山外來始以一戰驅賊出嶺以十餘載稽誅之狂寇曾國藩授鉞四年次第蕩平皆以祁門初基不怯有以奪賊膽而壯士氣也咸豐十一年八月克復安慶同治元年水陸兩軍竝江而下沿江兩岸三千里名城要隘皆爲我有其弟曾國荃統得勝之師直抵雨花台以瞰金陵左宗棠統楚軍以達浙境李鴻章統淮軍以達滬上皆深入虎穴捷報頻聞夏秋之間兵機遂大順矣乃攻剿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至蕪湖下至上海無營不病不但守壘無勇幾於炊爨無夫楊岳斌曾國荃鮑超諸統將各抱病昔之勁兵胥變孱卒蘇浙賊酋方以此時大舉以援金陵圍攻雨花台四十六晝夜更番不歇南岸則

甯國旌德同時吃緊北岸則潁宿蒙亳捻匪出巢正陽壽州苗逆復叛髮賊又由江浦進窺滁和巢含亦復岌岌可危數年以來辛苦戰爭之土地由尺寸而擴至數百里者深恐一旦潰裂盡隳前功援賊救蘇保江三者又須兼顧時危事亟軍情反覆異議環生有謂金陵進兵太早必致師老餉竭者有謂宜撤金陵之圍以退各路援賊者曾國藩於羣言淆亂之時有三軍不奪之志枕戈臥薪堅忍卓絕卒能以寡禦衆出死入生迨事機大定之後語賓友曰昔人嘗言憂能傷人吾此數月心膽俱碎矣幸賴

國家鴻福得以不死然則今日之一病不起蓋其精力爲已瘁

矣曾國藩戰勝之蹟指不勝屈惟此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續之交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震撼之際每百折而不回蓋其所志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古之名臣謀國効忠惟以事人事君爲急曾國藩昔官

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其歷年薦達與平日忠義相切劘者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劉騰鴻死於戰陣塔齊布李續宜蕭捷三江忠義死於勤勞皆已載諸史傳其幕府賓僚偏裨卒伍由書生而洊歷疆圻由末職而洊膺重鎭無愧戡亂之選亦錚錚在人耳目無待臣言其苦心孤詣使兵事歷久而不收人

材愈用而不窮者則在以湘勇之矩矱推行於淮化豫泗剛勁之風爲
國家干城之用臣 遠稽史籍唐之李郭亦僅收復兩京宋之韓范亦僅經略西夏一隅耳我
朝武功之盛超軼前代屢戡定大難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不過四省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尚止十二省今髮捻回敎諸匪蹂躪竟及十七省用兵已滿二十年若專恃湘楚一軍與之角逐而無淮軍繼起於其間亦豈能南北分兵次第削平禍亂是其公忠偉略推賢讓功和衷共濟尤足多者臣昔在軍中每聞談及安慶收復之事輒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

其後金陵克復則又推功諸將而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曾
親王剿捻之時習勞耐苦輒自謂十分不及一二談及李鴻章
左宗棠一時輩流非言自問不及則曰謀略不如往往形之奏
牘見之函札非臣一人之私言也當江皖糜爛之際實仕宦所
謂畏途曾國藩不辭選拔知兵之員隨時保奏以期同濟艱難
厥後大功底定南服承平
朝廷延訪殷勤猶復登奉
諭旨令保封疆將帥曾國藩則奏稱疆吏既有征伐之權不當
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黨樹私之端其小
心遠慮若此宜其立功之後不自矜伐也曾國藩自督師以來

卽有不期生還之志是以經歷危險屹然不可搖撼精誠之至
部曲化之手足化之故湘軍陣亡文武官兵可以按册而稽者
多至萬餘人咸豐八年三河之戰其胞弟曾國華隨李續賓以
軍騎衝賊死同治元年雨花台之戰其胞弟曾貞幹於賊退數
日勞疾而死可謂一門忠義矣而與諸弟共在軍中任事則督
之爭先論功則率之居後蓋深見乎功名之際終始之難常以
位高於衆權重於人懷大名不祥之懼故遭非常之
知遇彌切爾位之靖共其平日辦事不分畛域江皖蘇浙兩湖
之兵事聯爲一氣兩江糧臺之軍火餉糈又不惜接濟鄰省分
應他軍而於節制四省節制三省之

命則堅不敢居不憚一再陳情期於得請而後已蓋時念及報稱之難不敢恃

恩寵之厚也其本身之儉一如寒素官中廉俸盡舉以充官中之用未嘗置屋一廛增田一區蔬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過四簋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爲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而鄰軍困窮災民饑饉與夫地方應辦之事則不惜以祿俸之贏餘助公用之不給臣在皖時固稔知之其立身平實不求立異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恒者一日不誑語二日不晏起

朝端之奏報僚屬之咨札親友之函牘就臣所見固未嘗有欺飾矣即外撫遠人內馭降將亦必推誠布公言皆質實中外遠

近皆有以信其爲人之不苟在軍在官夙夜未嘗少懈雖風瀟
雨晦疾病憂鬱之時率以雞鳴而起夜分始息蓋數十年如一
日也晚年不服珍藥未嘗有臥病倚衾之日前在兩江任內討
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無不點竄之批牘惟有舌
蹇心悸之症不能多見僚屬前年回任感激
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即怠安負疚滋重公餘無客
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勵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源委無
一不默識於心人皆服其耄年進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
疾亦在此上年閱兵回省適臣行抵金陵見其體貌尚如往年
而曾國潢自言精力大衰右目昏瞶臣與晤談數次議論公事

娓娓不倦曾勸以節勞省神爲
國自愛不意相距未及兩月遽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鉅細必
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兩江官紳士庶聞其溘逝無不同聲太
息則其功德及民不可泯也合無仰懇
天恩准於江南省城建立專祠並飭於所在立功省分一體建
祠以彰忠藎並祈將臣奏章
宣付史館以備採擇現在督臣身後之事已經藩司梅啟照等
會同伊子曾紀澤妥爲經理查督臣有子二人長郎戶部員外
郎曾紀澤次附生曾紀鴻孫三人均幼皆隨侍任所其有兩江
總督衙門日行公事除由臣暫委梅啟照代折代行外所遺兩

江總督員缺緊要相應請
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理合將接據督臣因病出缺緣由並將
其歷年賢勞實蹟附陳恭摺由驛五百里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太子少保安徽巡撫奴才英翰跪
奏為督臣勲勞卓著輿情愛戴同深顲懇
天恩俯准建立專祠以彰忠藎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兩江督臣曾國藩因病出缺荷蒙
聖慈篤念藎臣
逾格矜䘏
隆施曠典業已至優極渥原非臣下所敢再瀆即該督臣平時
武功政事立品植學諸大端仰荷
天語之褒嘉更有史館之撰述久已宣布遐壤遠近周知且曾
國藩殺靖南疆奴才正轉戰淮北雖係皖中屬寮時承指示然
未得一日相從一切事蹟亦無待奴才爲覼述惟是曾國藩督
師幾二十年蕩平數省用兵以在皖爲最久功績亦以在皖爲
最多當其由江鄂轉戰而前正值髮逆披猖接連一片江淮南

北殲無完土曾國藩勵兵選將推賢讓能百折不回堅忍不拔
先平皖南繼克安慶旋復廬州淮淝以南大江上下同時底定
僧格林沁大軍得以專力蕩平北路無南顧之虞曾國荃李鴻
章左宗棠等因而分道竝進肅清江浙克復金陵殄除巨憝是
以論者僉謂克復安慶一役不特為平定金陵之基亦實為南
北廓清一大關鍵安慶克復後曾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瘡
痍培元氣訓屬僚若師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具舉
閭閻慶袵席之安父老忘亂離之苦如是者又數年迨至同治
五六年間 奴才帶兵剿捻會國藩駐軍徐州每有書問皖事猶
諄諄以安民察吏為要務至今皖中一切措施遵其規畫皖民

之安堵實皆曾國藩所留貽故二閩督臣出缺之信士民奔走婦孺感泣爭赴奴才衙門懇請奏建專祠以崇報饗同聲籲懇實出愛戴之誠伏思督臣中興戰績列在簡冊固可媲美古人卽以遺愛而言則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亦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在

朝廷褒功之厚固已廣被無遺而在皖民尸祝之誠又未敢壅於上達可否仰懇

天恩俯准於安慶省城建立專祠以順輿情而彰忠藎出自

鴻慈至該督臣立功省分甚多可否一併建祠之處恭候

聖裁奴才未敢再爲瀆請所有督臣勲勞卓著據情籲請各緣

由灉萘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李瀚章跪
奏爲故大學士功德在民請於湖北省城建立專祠竝祔陳賢
勞實蹟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讀本年二月十二日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
持躬清正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䘏賞銀三千兩治喪賜

祭一壇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篤念忠良之至意無任欽感又准署兩江督臣何璟咨送摺稿到臣所陳曾國藩勞績並其立身行政諸大端均甚切當其敘咸豐十年以後軍事亦極詳明惟自咸豐初年創立水陸二軍率以東征及歷年在鄂在江艱危拮据情形尚有未盡蓋何璟與曾國藩共事在咸豐十年以後聞見有所未詳其勢然也臣於咸豐三年署善化縣任內經曾國藩檄調從軍前後近十年知之較悉欽奉

諭旨將其政蹟事實宣付史館則採擇不厭周詳謹再爲我
皇上補陳之咸豐二年曾國藩典試江西行入江境聞訃丁母
憂回籍時長沙解圍未久武漢繼失土匪蜂起兵勇陸續過境
強擄民船所在刦掠曾國藩奉
特旨幫辦團防查匪事宜因時局艱難義不容已而奪情視事
又非其所安比經奏明將來無論建立何項功績均不敢仰邀
議敘卽抵長沙立拏擄船遊勇梟示河干頒發鄉團族團執照
凡從賊勾賊各匪責成團總戶族捆送前後所斬數百人自後
賊屢犯湘各屬匪徒無敢應者皆其先機能斷之效也由是延
訪人才拔羅澤南王鑫李續賓張運蘭等使練陸勇拔彭玉麐

楊岳斌黃翼升鮑超等使練水軍又以綠營廢弛奏參長沙協副將清德特保遊擊塔齊布且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與同罪塔齊布等均感激思奮力戰成名皆其知人善任之效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會國藩命羅澤南等赴援解圍後函商江忠源奏請創立水師爲三省會剿議是年冬親赴衡州督造戰船經費無出惟以忠義激勵人心勸捐濟用四年二月統率水陸兵勇六千人行抵長沙賊已由岳州竄陷湘陰寧鄉會國藩派營擊退追剿至岳州會王鑫挫於蒲圻岳州再失賊仍由寧鄉竄陷湘潭其時長沙西南北三面數十里外賊蹤徧野省城危急會國藩令塔齊布率陸勇彭玉麐楊岳斌率水師上

剿湘潭而親率水師二營陸勇一營下剿靖港四月初二日靖港戰敗曾國藩自咎調度無方投水三次幕客親兵力救乃免四月初五日湘潭克復盡焚賊舟乃自劾靖港之失疏請治罪不以湘潭同時大捷稍自寬飾也七月整軍東下克復岳州廣東總兵陳輝龍水師敗於城陵磯褚汝航等死之曾國藩堅持不動閏七月塔齊布羅澤南擊敗陸賊轉戰而前八月二十三日遂克武昌十月十三日大破田家鎮戰績均詳奏牘十二月水師破湖口賊卡衝鄱陽湖盡焚賊艘而老營之泊九江對岸者被賊用小舟襲焚事機危急曾國藩慨然曰大臣不可辱復欲[illegible]幕客親兵强掖渡江夜入羅澤南軍中五年正月入江

西重整水陸各軍賊自北岸上竄武漢再陷方其在江西也以客軍嘗敗挫之餘呼應不靈動多觸忤會有三難之奏然一聞賊陷弋陽廣信即命羅澤南等力戰復之七月攻克義寧又分攻湖口會塔齊布卒於九江鄂事日棘復令羅澤南等赴援與胡林翼會攻武昌以全大局是年冬逆首石達開自崇通陷瑞臨另股賊自廣東來會江西八府五十餘州縣皆淪於賊湖南文報不通乃分九江之軍以援吉安而自率舟師回駐省河官民倚以為固六年春吉安失守周鳳山失利樟樹鎮其分攻撫建者皆不能下時餉源罄竭枵腹轉戰軍無怨言皆曾國藩忠誠所感也是年七月胡林翼派曾國華劉騰鴻等援江西進攻

瑞州駱秉章派劉長佑等進攻袁州派曾國荃進攻吉安湖南之路始通會撫州陸營失利乃令移駐貴溪以保浙東一綫之餉路七年三月曾國藩丁父憂回籍八年夏復奉
命統軍援浙其時瑞臨撫建皆經湘軍克復八月曾國荃克吉安曾國藩擬由建昌入浙九年移駐撫州攻克景德鎭旋奉入川之
命中途經官文胡林翼奏請改而援皖駐宿松克大湖戰績均詳奏牘至十年四月補授江督充
欽差大臣以後事蹟何璟所陳甚詳臣亦由贛南道奏調廣東籌餉矣竊維曾國藩識力之堅毅志慮之忠純持躬之謹愼久

在

聖鑒之中豈待微臣陳述惟前後艱危拮据情形有非奏報所能詳者似不妨合兩摺以備史館之採擇也臣聞曾國藩初入翰林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鑑徽寧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禍福得喪窮通於度外其大端則在以人事君晉接士類能決其人之賢否推誠布公不假權術故人皆樂為之用其過人之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為浮議所搖進攻安慶江寗則建三路進兵之議剿辦捻匪則見四面兜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所創水師尤能制賊死命蓋賊自湖南竄踞

金陵焚掠沿江船隻乘風日踔數百里飄忽無常濒江各郡縣一日數驚自曾國藩水師東下扼駐一處即能保全一處當武漢再陷時胡林翼以孤軍困守城下而賊船不敢上越金口一步漢鎮貿易均移至新隄籌辦鹽釐捐輸藉濟軍餉胡林翼屢次奏稱曾國藩創立水師其功甚大蓋身在事中故能言之深切其後曾國藩遣羅澤南馳援武昌惟時江西四面皆賊旦夕不能自保祇以通籌天下大勢非力爭上游則金陵無可規復之理是以自留江西支持危局而特遣勁旋進攻武昌此其深識遠略公爾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是曾國藩底定東南之功尤以經營武昌爲一大關鍵查羅澤南李續賓胡林翼官

奏奉
旨於湖北建立專祠現在鄂中士民聞曾國藩溘逝莫不咨嗟
感慕籲請建祠以崇報享相應請
旨敕建曾國藩專祠於湖北省城以順輿情而彰忠藎所有請
建專祠並補陳賢勞實蹟以備史館採擇各緣由謹會同湖北
撫臣郭柏蔭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頭品頂戴江西巡撫劉坤一跪

奏爲紳民呈請建立已故督臣專祠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據在籍三品京堂銜翰林院修撰劉繹等呈稱
江西用兵十數年幾與軍務相爲始終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
臣曾國藩之保衛江西亦相爲始終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
守兵已嫌單薄而上游泰和縣土匪乘機起事暗與髮逆勾通
勢殊岌岌幸得曾國藩由湖南派羅澤南等各營來援撲滅泰
和之匪省城髮逆勢孤隨亦解圍而遁四年曾國藩克復武昌
遂率得勝之師順流而下分攻九江湖口各軍失利身瀕於危
五年擬次進駐南康南昌分遣諸將規復廣信弋陽義寧等處
人心倚以爲固會逆酋石達開賴裕新胡以晄等大股竄入江

西復有另股自廣東來合而曾國藩得力之將羅澤南等又先派援湖北賊衆我寡致江西八府五十餘州縣先後淪陷維時餉源已竭士氣不揚曾國藩內則籌給飢軍以支危局外則乞師鄰省以遏狂氛其拮据之狀堅忍之操士民共見共聞至今念之莫不流涕六年湖北湖南各派楚師分道入援其瑞州一路則其胞弟曾國華也吉安一路則其胞弟曾國荃也此外諸將皆曾國藩素所識拔之人曾國藩以援師大集會同撫 臣左提右挈指授機宜並派李元度駐紮貴溪以通浙東餉道由是諸軍飽騰用命所向有功六七八三年之中遂收全省肅清之效九年曾國藩提師援浙猶先分兵攻克浮梁縣景德鎮地方

迨後攻安慶下江陵每聞江西風鶴之驚輒即派兵馳回援剿
同治三年逆酋李世賢陳炳文汪海洋等率衆數十萬由浙竄
入江西蘇常餘氛亦接踵而至撫建等府遍地皆有賊踪人情
洶洶懼蹈咸豐五年覆轍時曾國藩駐師皖境飛調鮑超全軍
赴援羽檄頻催急於星火鮑超兼程而進遂大戰於滸灣跳盪
已逾三時擒斬實以萬計該逆土崩瓦解隨即遁往廣東安危
利鈍之幾間不容髮四年髮逆蕩平亦深資霆軍越剿窮追之
力江境得以解嚴曾國藩之有功於江西如此至於接引士類
識拔人才裁減丁漕撫䘏黎庶一切善政不可殫述夫
盛典飭終

朝廷已極優渥而感恩戴德輿情願奉馨香公懇
奏請於江西省城建立專祠俾士民得申報享之忱等情前來
臣查立功江省各員如前安徽巡撫江忠源前江西巡撫張芾
等八人均經奏
旨於省城分建專祠今督臣曾國藩歷年保衛江西厥功尤偉
士民追慕不忘可否仰懇
天恩俯如該紳等所請准於江西省城建立專祠以慰輿情而
彰忠藎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太子太保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
奏爲津郡紳民籲懇建立已故督臣曾國藩專祠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天津道丁壽昌天津府知府馬繩武等詳稱原任
大學士兩江總督臣曾國藩久任東南勳勞懋著同治八年調
任直隸正歲歉匪擾之後地方彫敝下車伊始卽以治河練兵
飭吏三大端爲務次第舉行民賴以安天津爲諸河下梢海疆
要地利益尤多辦理中外交涉事件顧全大局至今咸鑒其苦

吏他如清訟獄減徭役勸農桑嚴錮夥之刑袪鹽務之弊凡有
裨於
國計民生無不盡心經營實力興辦委屬有功於民據紳士沈
兆澐等聯名籲懇於津郡擇地建立專祠以資報賽由該道府
轉詳請
奏聲明所需經費另行集捐等情前來臣查曾國藩前於兩江
總督任內因病出缺疊荷
恩施至優極渥准於立功省分一體建祠仰見
聖主眷念藎臣有加無已欽感同深其在直隸幾及兩年政績
實多可傳今津郡紳民追念舊德籲懇祠祀出於至誠相應仰

懇

天恩俯賜照准以順輿情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碑誌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

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

聖清受命二百載有相曰曾公始以儒業事

宣宗皇帝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

文宗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咸豐二年以母憂歸湘鄉遂

起鄉兵討賊自
宣宗時天下乂安內外弛備於是西洋始通中國海上多事未
幾而廣西羣盜起大亂以興及此年放兵東出攻長沙不克遂
渡洞庭陷武昌循江而下所過摧靡而是時天下兵大抵脩窳
恇怯不可復用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習戰陳公既歸
天子詔公治團練長沙公曰金革之事其敢有避因奏言團練
不食於官緩急不可恃請就其鄉團丁千人募爲勇督敎以兵
法束伍練技號曰湘軍湘軍之名自此始明年益募人三千解
南昌之圍是時賊已陷金陵踞之掠民艘巨萬縱橫大江中於
是議創舟師制船鑄礮選將練卒敎習水戰

天子嘉之湘軍水師由此起矣四年成軍東討初戰再失利未幾大捷湘潭以師不全勝上疏自劾已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斷橫江鐵鎖乘勝圖九江進規湖口當是時湘軍威名震天下會水師陷入彭蠡湖鄂帥喪師武昌再失公曰武昌據長江上游必爭之地也急檄湖北按察使胡公林翼率偏師西援不克則悉銳師繼之而自留江西督攻九江已而悍賊石達開等分道犯江西破郡縣六十餘城公上疏自劾率以孤軍堅拒死守賊不得逞六年胡公等復武昌明年拔九江軍威復振治軍謀定後動折而不撓堅如金石重如山岳諸將化之靡離公違出皆遵守約束不變自九江未拔諸軍已略定江西郡縣

矣公以父憂歸累

詔起復視師不出既逾小祥始奉

命援浙江是時公軍爲天下勁旅四方有警爭乞公赴援南則

浙閩西則蜀北則淮甸皆遥恃公軍爲固慮旌旗他指

天子亦屢詔公規畫全勢視緩急輕重去就之公曰謀金陵者

必據上游法當舍枝葉圖本根遂建議三道規皖咸豐十年蘇

浙淪陷

朝廷憂之以公總制江南趣

詔公東兵而公卒不棄皖以失上游是年西夷內犯定和議十

一年公克安慶今

上同治元年正月元旦授公協辦大學士於是分道出師大舉東下公弟浙江巡撫國荃以湘軍緣大江薄金陵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以楚軍抵衢州援浙江鴻章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常水師中江而下爲陸軍聲援三年蘇浙以次戡定而公弟等亦攻拔金陵僞都自公初出師至是十有三年粵賊平東南大定論功封一等毅勇侯開國以來文臣封侯自公始公旣平定江南威振方夏名聞外國會忠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廷議以公北討流寇是時公所部湘軍皆已散歸經畫歲餘功緒漸彰會疾作有

詔還鎭江南中外大事皆就決之公所謀議思慮深遠進規中

原議築長牆以制流寇策西事議清甘肅而後出關籌滇黔議以蜀湘兩省爲根本皆初立一議數年之後事之成否卒如其說而馭夷爲尤著云初咸豐三年金陵始陷米利堅人嘗謁江南帥願以夷兵助戰十一年和議既成俄羅斯米利堅皆請以兵來助公議以爲宜嘉其效順而緩其師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蘭西又以爲請公又議以爲宜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皆報可廷議購夷船公力贊之比船至欲用夷將則議寢其事其後自募工寫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議開局製造自是外洋機器輪舟夷礮中國頗得其要領矣六年

詔中外大臣籌和議利害可許不可許公議以爲其爭彼我之

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之生計者勿許也移直隸總督天津民
有擊殺法蘭西領事官者法人訟之朝
天子慰解之法人固爭有
詔備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從之而密議儲將練
兵設方略甚備先是公已積勞成疾至是疾益劇會江南闕帥
上念南洋馭夷事任綦重非公不可遂命還江南臥治之至則
經營遠略益勤既一年疾甚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遂薨於位
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享年六十有二遺疏入
天子震悼賻賜有加贈太傅諡文正公諱某字滌生世爲湖南
湘鄉人曾祖竟希祖玉屏父麟書三世皆以公貴封光

祿大夫曾祖妣彭氏祖妣王氏妣江氏皆封一品夫人夫人衡陽歐陽氏生男二人紀澤廕生戶部員外郎襲爵爲侯紀鴻附貢生孫三人廣鈞廣鎔廣銓皆幼公旣薨紀鴻廣鈞者賜舉人廣鎔賜員外郎廣銓賜主事女五人皆適士族公爲學孳究義理精通訓詁爲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爲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

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一室米鹽無不條而理之又嘗慨古禮殘闕無

軍禮要自有專篇細目如戚敬元氏所紀者若公所定營制營規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於軍禮庶幾近之至其論議規畫秩序井井經緯乎萬變條理乎鉅細其素所蘊蓄然也喪歸湖南營葬於湘鄉縣某鄉鴻章少從公問學又相從於軍旅與聞公謀國之大者乃爲文刻其墓道之碑銘曰於鑠

皇淸世載聖武萬夷震疊匡臣伊主歷載二百極熾而屯孰排其紛厥維宗臣功與時會其成則天惟公之輿事乃異前

國有舊旅雲屯星羅公曰窳矣汰之則那率我萌隸敵愾同仇舍其鉏耰來事戈矛厥初孤立百挫不懾天日可格神鬼爲泣持已所學陶鑄羣倫雕培浸灌爲國得人孰任鉅艱剋印使帥

孰以節死孰成孰敗決之於微卒驗不爽

朝廷之人取之公旁始

詔求賢江以薦起繼才胡公勝己十倍陸軍諸將首塔羅王二
李繼之水則彭楊皆公所識拔於風塵知人之鑑並世無倫萬
眾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醜事已大畢乃謀於海益
我之長奪彼所恃動如雷霆靜守其雌內圖自强外羈縻之默
運方寸極九萬里人謂公怯曰吾過矣式蛙嘗膽以生以訓大
勛宜就胡棄而隕道光季世夷始恩我內患乘之燎原觀火彼
睨吾旁雌雄首尾曰儆可乘附耳同起夷醬其外寇訌其內不
有我公噫甚矣憊維昔相臣佐治以文武功之盛則由

聖人留都開基三藩定燮新疆外拓川楚內奠四夷奔走唯恐

在後皆隸

聖謨羣臣拱手公起詞臣以安以攘

天子虛已曰汝予匡相業之隆近古無有開物成務是謂不朽

退之有言衡爲嶽宗扶輿磅礴鬱積必鍾後千百年降神堯堯

我銘不誂以配崧高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

伯兼騎都尉職世門下士李鴻章頓首拜譔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

勇侯曾文正公墓誌銘

同治十有一年二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兩江曾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傅諡文正命儒臣譔賜祭文墓碑以葬公子

紀澤紀鴻以銘墓之文屬之劉公蓉未及葬而劉公薨撿其遺

書得所爲銘辭而前敘闕焉又明年卜葬善化縣之平塘伏龍

山葬有日而夫人歐陽氏薨遂卽其地祔葬於是嵩燾涕泣承

劉公之意而敘之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咸豐初寇

發廣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爛盜踞金陵十四年盡蹂江浙兩省

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奉母喪歸起鄉里討賊奮其佔畢之儒

鉏耰之民邊長江萬里屢賊蹠之天下復覩乂安民用蘇息已

而合肥李公平捻逆於髙津湘陰左公殄回亂於關隴皆用公

薦擢席其遺規遂蕆成功於時江以南搆亂尤深公再督兩江噓枯蘇蘐煦濡羣萌孤嫠有養儒宿有歸漸摩渟涵納之太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於公若引之以爲己私公始爲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藴博考名物熟精禮典以爲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世事無他禮而已矣澆風可使之醕敝俗可使之興而其精微具存於古聖賢之文章故其爲學因文以證道常言載道者身也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爲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賢否滿洲塔齊布公新寧江公忠源衡陽

彭公玉麐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末弁及諸生獎拔爲名臣其於
左公宗棠趣向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左公亦以顯
名天下片長薄技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尚名節在軍必
立事功在官爲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欿退虛抑勤求已
過日夜憂危如不克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
有所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厝之安一無疑懼
此公道德勛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閎深終莫得
而罄其用而窺其藏也公以戊戌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
明年授撿討五轉至禮部侍郎
文宗郎位

詔求直言公疏陳本原至計天下驚歎以爲唐宋名臣所不及
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會廣西賊圍長沙奉
命幫辦湖南團練治軍長沙又治水師衡州武昌再陷
命公督師東征再克之轉戰江西丁父憂歸
上初即位授大學士總督兩江節制四省而公弟太子少保威
毅伯國荃以一軍特起克復金陵
天子嘉勞錫公一等毅勇侯晉太子太保旋調直隸總督復調
兩江公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薨於同治十一
年壬申歲二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二曾祖竟希祖玉屏父麟書
自公祖若父皆名德耆壽及見公爲侍郎受封光祿大夫天下

榮之配歐陽夫人衡陽縣貢生凝祉之女勤儉有禮法恩周於
人行飭於家自文正公在軍夫人常蔬食夜疏告天乞早紓生
民之禍助成大功慰
天子憂勞以同治十有三年八月十三日薨年五十有九子紀
澤戶部員外郎襲封一等毅勇侯紀鴻賞給舉人女五人一適
袁氏江蘇松江府知府芳瑛之子秉楨一適陳氏安徽池州府
知府源兗之子遠濟一適羅氏浙江寧紹台道追贈巡撫忠節
公之子兆升一適員外郎郭剛基嵩燾之冢子也一字聶氏廣
東候補道爾康之子緝榘孫四人廣鈞舉人廣鎔六部員外郎
廣銓六部主事年皆幼

朝廷推恩賞官有差廣鑾公堯後生公識量恢閎望而知其偉人生平趨舍是非求信諸心不與人爲去就而精鑒微識一言一事研覈無遺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始出治軍討賊以東南大勢在江險不宜盡弛與賊力請以水師自效及爲欽差大臣建三路進攻以規江浙兩省之議討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力蹙賊一隅之議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後成功一如公言在軍戈鋋欃槍短長尺度躬自省量無或苟者榮辱得失無關其心而未嘗一念不周乎天下一事不盡乎民隱傳曰爲仁由己公無愧焉公學行功業具見國史本傳及合肥李公所譔神道碑不復論著其生平志節關係天下之大者藏於公之墓而繫以

劉公之銘其辭曰
國有治亂任賢者昌惟
聖御世與時弛張道光末造亢極而僵吏惰民偷卒嬉於伍娛
徒乘之揭竿起舞天祚
聖清篤生元輔重奠八荒爲國肱股始公通籍翱翔掖垣
顯皇初政抗疏陳言謇諤之風
帝心所簡起公衰麻戎符往綰時寇方張百城潰亂羹沸於鼎
當者糜爛公倡義旅豪傑景從虎飛龍嘯吐氣如虹銳師東討
靡堅不攻大江南北阨塞四通利鈍無常或傷衆毀孤忠籲天
義泣神鬼亦或左次斂兵郡門豺狐夜嗥星日晝昏百憂所叢

不震不悚一柱屹然華嶽之重卒夷大難奮績鷹揚殄渠掃穴
寸磔梟狼以義摯天浴日於海盪滌垢汙河山無改帝勞相臣
建侯剖符畀蕃畿輔再鎭三吳民謳於野絃歌載途公心廓然
與物無競斂聚羣謀虛己以聽慮周六合不耀其明淵衷自惕
婦豎歸誠羣彥煌煌洪纖高下大匠陶鎔歸諸一冶何材不植
何功不庸片長思奮大受以隆公不自賢厥心愈下被寵若驚
間過則謝退偃一室仰思古人尚友千載遥契以神發爲文字
怪偉縱橫雷霆砰擊金石鏘鳴蹴踏百家孤懷自賞跨宋軼唐
近古無兩德溢於位功不償年載其忠藎往即重泉誰與主者
豈曰非天北斗帝鄉公魂攸寄陵圯谷湮其誠不替伐石勒銘

敢告萬世

誥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二品頂戴前署理廣東巡撫加七級湘陰郭嵩燾譔文

誥授資政大夫前陝西巡撫湘鄉劉蓉製銘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前湖北巡撫一等威毅伯湘鄉曾國荃書丹

誥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合肥李鴻章篆蓋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十一